



◆《海上晨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蘇虹《海上晨鐘》

蘇虹創作的長篇小說《海上晨鐘》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百年老藥廠的信譽史，濃縮了中國民族企業的發展思考，更是百年大上海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縮影。蘇虹在介紹創作過程時說，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國企故事。「我們有責任謳歌那些為企業的成长與壯大、為上海的繁華與時尚、為祖國的繁榮與富強默默奮鬥的建設者。我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這個偉大時代的見證者、記錄者、謳歌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作家蘇虹 出版社供圖

以文學方式講好中國國企故事

蘇虹，出版有長篇歷史小說《天昏海暗——太平洋戰爭》，隨筆集《無為而治——老子謀略縱橫》，時評集《和平的眉角——世界大局下兩岸關係透視》《和平的守望——世界大局下兩岸關係掃描》等。接受記者採訪時，蘇虹卻表示，《海上晨鐘》才是自己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於1994年的長篇歷史小說《天昏海暗——太平洋戰爭》，如今在他看來更像是一部非虛構作品。

「文學作品畢竟不同於研究理論文章，創作的醞釀階段，我希望用曲折的故事情節來描述這些民族企業成長發展的故事，並希望讀者能從中感受並增強民族自信。」《海上晨鐘》的創作念頭，最早緣於蘇虹6年前參加上海信誼製藥的百年慶典，「正是在那一天，我被信誼輝煌的百年歷史所觸動，萌生了創作一部以上海民族製藥企業為背景的文學作品的念頭。」

於是蘇虹開始做大量的調查，開了很多研討會，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資料。為了更好地了解三四十年的舊上海，他還到書中提及的許多地方進行過實地考察，並試圖將自己置身於那個特定的年代，甚至為了一件衣服的描述，找來一些當年的畫報或圖片仔細揣摩。

多線並行講好「中國故事」

《海上晨鐘》既刻畫了以「新誼」為代表的民族製藥業的成長壯大，紅色企業家的嘔心瀝血，地下工作者的機智勇敢；也展現了新時代國企改革發展波瀾壯闊的曲折進程，以及青年人置身改革大潮歷練成長的心路歷程。它不僅是一部百年老藥廠的信譽史，也是百年大上海的一個濃厚縮影，這樣全景式書寫知名企業發展史的範式，被評論界認為是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的生動嘗試。

蘇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海上晨鐘》，顧名思義，「海上」即「上海」，此書的主要故事場景在上海。至於「晨鐘」，主要考慮兩重意思：一是三四十年的上海，處於非常特殊的時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但中國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影響迅速擴大。這其中，既有民族工業的崛起、紅色資本家的成長，也有中國共產黨積累反兩方面的經驗後，為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準備了條件。隨着「子夜」後「晨鐘」的響起，終於迎來了「上海的早晨」，也迎來了「上海

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設人民的新上海」的激情時刻。「晨鐘」的另一層意思是，中國進入新的時代，以上海為背景的國資國企改革，實際上是全國國資國企改革的一個縮影。2015年，黨中央敲響了新時代國資國企改革的「晨鐘」，明確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上海率先在全國打響新時代國資國企改革第一槍，這是本書涉及國企改革故事的一個大背景。

在《海上晨鐘》創作過程中，蘇虹試圖藉助類似電影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將歷史與現實兩條情節線分別敘述，相互穿插表現，最後統一在這部長篇小說完整的情節結構中。以「新誼」為代表的民族製藥業的成長壯大，以鮑永昌為代表的紅色資本家的嘔心瀝血，以沈志堅為代表的地下鬥爭的明槍暗箭，便是其中的一條情節線。另一條情節線則圍繞「新誼」的現實故事展開。事實上，現實故事也由兩條情節線構成，一條是鄭筱韻與張東國之間的愛情故事，另一條是圍繞「新誼」展開的改革故事。在這部小說中，鄭筱韻與張東國的愛情故事頗具戲劇性，並與歷史故事產生聯繫，使得歷史與現實兩條情節線產生了交叉。

跨界實現文學夢

「實際上我從小就有一個文學夢，但幾十年的工作中，工農兵學商幾乎都有涉及，但唯獨沒有機會專門從事文學創作。但這並不影響我把興趣變成愛好、把愛好變成特長，並發揮自己的特長做好本職工作。」

蘇虹說，《海上晨鐘》是讓自己的「文學夢」放飛的一次「跨界」嘗試。事實上，在小說中，蘇虹也多次提到「跨界」，比如小說中，上海建築設計研究院專家王東林對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在上海誕生進行的妙解，新誼研討會活動中各黨建、人文藝術、社會學領域知名人士對企業發展內在邏輯展開的精彩討論，都是「跳到圈子外面，研究圈子內的事」。

在蘇虹看來，「跨界」對於個人而言是具有更開闊的視野，多領域的知識積累。而對於企業而言，他希望企業管理不要只專注那些冰冷的制度和所謂方法，更多的還是要關注企業最活躍的因素和最大的變量——人，真正理解和把握工人階級主體地位的內涵，真正把員工當作企業最寶貴的財富。

小說中的許多地點、場景在現實中都有對應，既串聯起上海的紅色地標，也展現出現代的都市風貌。在蘇虹看來，上海遍地是故事。他平時的樂趣之一，便是在閒暇之餘徜徉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幾乎隨便找個地方停留下來，總能發現一些故事。比如著名的南京東路步行街，到處都是故事。19世紀末期，英籍猶太人哈同以獨到的眼光，認定當時的南京路「居虹口、南市之中，西接靜安，東接黃浦，攬其形勝，實為全市樞紐，其繁盛必為滬濱之冠。」故而以每畝20兩白銀的價格大量收購南京路周邊土地，十多年後，南京路兩側44%的土地被其收入囊中。1906年，哈同斥資60萬兩白銀，從國外進口400萬塊硬質鐵木鋪設南京路，使其成為遠東地區最平整、最豪華的現代馬路，導致地價飛漲。

跟着《海上晨鐘》打卡上海紅色地標

蘇虹曾在地圖上留意過，以他工作的地方為圓點，半徑500米範圍內便有中共一大會址、中共二大會址、上海歷史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等50多個紅色地標。蘇虹在這裏工作十多年，周圍的一切，或多或少地影響着他的創作。「所以在現實中都有對應並非巧合，它們其實是我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比如，上海歷史博物館樓頂上的「ROOF325」西餐廳，蘇虹曾多次在下班後的黃昏，獨自一人要一杯水，或一杯啤酒，靜靜地坐在樓頂，「樓下車水馬龍，樓頂格外安靜」，那份在勞累一天後得以放鬆的愜意，是難以言表的。

書介

洞之以情——尋找天籟敦煌之音

作者：紀文鳳、朱啟揚、甘聖希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來，學者一直致力解讀在敦煌藏經洞所發現的唐代古曲譜，最終得以重現千年樂韻。本書從不同的角度，發掘敦煌人文、宗教、藝術的成就，思考敦煌對現代人的意義。書中探討敦煌歷史文化和音樂藝術，講述堅守敦煌的一代代學者的故事，分享敦煌音樂賞析及音頻，以優美的旋律表達對敦煌的崇敬之情，為讀者提供聽覺、視覺雙重享受。書中配有豐富圖片說明，比較直觀地說明敦煌的藝術、文物保護等內容。

落葉飛花

——香港三毫子小說研究

編者：葉傳璋、陳智德、賴宇曼、李卓賢 出版：天地圖書



「三毫子小說」指一種流行於1955年至1960年代初的廉價通俗叢刊，不同出版社以周刊、十日刊、廿日刊等模式，定期刊載一篇約4至6萬字的中篇小說。封面及封底一般有跟內容相關的彩色繪圖，內頁有黑白插圖。這種「廉紙小說」有大量讀者、可觀銷量、知名作者、海量改編，卻長久以來在香港文學史著、香港文學書目、香港文學研究不受重視。本書是首本研究香港三毫子小說的專著，內容包含學者、文化人、收藏家的論述，力求再現三毫子小說的面貌、描述其流傳狀況、展示它的出版資料，以及記錄親歷者的回憶，以為這些曾經斑斕一時的「落葉飛花」，重新賦予價值。附錄收錄楊天成《難兄難弟》原件彩色掃描本，讀者可得見三毫子小說版式全貌。

波士頓人

作者：亨利·詹姆斯 譯者：柯宗佑 出版：麥田



窮律師蘭森來到紐約造訪以新時代女性自詡的富裕親戚奧利芙，一同出席女性運動聚會。在聚會中，美麗又擅長演說的芙雷娜深深吸引着眾人的目光，奧莉芙與她熟悉之後，熱情邀請芙雷娜同住，打算訓練她，一起為女性權益奮鬥。然而，儘管芙雷娜總是十分順從，奧利芙仍暗自擔心這位同居人有一天會被其他男人奪走，步上傳統的一夫一妻婚姻之途。就在此時，蘭森開始追求芙雷娜，一再要她與自己遠走高飛……本書寫於1886年，亨利·詹姆斯希望以這部作品回應當時如火如荼的性別平權運動現況。後來本書也直接衍生出「波士頓婚姻」一詞，指的是十九世紀末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兩位女性的同居關係。本書是文學首次介入性別運動的重要經典，《大英百科全書》將之評論為「十九世紀最成熟的社會小說」，學者則譽其為「第一本描寫女同志悲劇英雄的英美現代小說」。問世跨越三個世紀，這部經典作品在性別議題、文學史上的影響力仍持續不減。

《前男友的遺書》的精彩改動

書評 文：湯禎兆

終於看了《前男友的遺書》的原著小說，更加令我由衷佩服電視劇團隊的大刀闊斧改動，令作品的水平提升至另一層次。新川帆立的小說，其實僅針對遺產案作為焦點，全書的情節均以此為中心，可說是由始至終命題不變。反而在杉原憲明、小谷暢亮及中園勇也三位編劇筆下，作品湧起意料之外的生命力，事實上原作的故事在電視劇僅佔了兩集的篇幅，之後就變成主角劍持麗子全新的系列，可以說是編劇「騎劫」了原作的元素，再大幅加入自己的意念作二次創作，而結果絕對是皆大歡喜有所增益。

令我感到佩服的，是編劇明顯也是原著的書迷，他們對作品世界的認識及深情絕對不容置疑。但更重要的地方，是他們的觀察細緻，把原著中的細節加以調查發揮，令作品的吸引力更上層樓，當中尤以人物的組合及豐富既有形象上所花的努力，成績均有目共睹。

最出色的改動是篠田敬太郎的角色，原著中為森川家案的委託人，

與榮治及麗子是大學的同窗，但在小說中的重要性其實有限，尤其當他撤回委託後，基本上已成為隱形人物。可是在電視劇中，篠田（大泉洋飾）卻一躍而成為男主角，與由綾瀨遙飾演的劍持組成黃金偵探律師組合，令劇情推動的趣味性大增。與此同時，他的學長身份也由實入虛，電視劇中把學長身份改為虛構部分，而原身份也增加了不少曲折掩飾——篠田原來是逃亡中的殺人嫌疑犯，最後更靠麗子才得以洗脫冤情，可說成為作品高潮的核心所在，而原著中的遺產爭奪案完全化為頭盤小菜，可謂僅用來引入帶出篠田及劍持的羈絆而成似的。

此外，編劇三人組也十分聰明，為不同角色引入具趣味性的設定細節，令作品的娛樂性大增，例如篠田成為了一名一流廚師，劍持則是饞嘴律師，前者更是推理小說迷，甚至因為想出書而陷入騙局。至於小說中的不同女性角色，編劇也抽絲剝繭，把最有潛力的角色森川紗英抽出來，不僅按原著先讓她與劍

持成為對頭人，後來也為她灌注更強的生命力——她成為劍持自立門戶後的律師行的好幫手，儼然好像是其中一位員工似的，加上又有豪門大族的背景，往往可提供出乎意料之外的協助。

相對而言，原著的構思其實較為單薄，其實全書的噱頭僅在於「誇富禮」的賣點，即由文化人類學引申出來的概念，由兩個部落互相饋贈，但禮品價值必須高於對方，於是最終必定有一方因負擔不來而崩潰，此也是整宗遺產案背後的詭計設定所在，但嚴格來說那根本不可能是一齣日劇分量的素材，極其量不過屬SP的篇幅分量。現在的成功轉化，既滿足到原著的書迷，同時又為作品注入澎湃的生命力，絕對是一雙贏的局面。

這也令我想起不少改編作的問



《前男友の遺書》 作者：新川帆立 譯者：詹慕如 出版社：春天出版

題，日本是改編大國，不少動畫及影視作品均由文學原著改編而成，但改動過程時常會被「忠於原著」的牌匾壓得喘不過氣來，變成亦步亦趨，甚或是搬字過紙的媒體移植罷了。其實改編之道，從來沒有金科玉律可言，是百分百忠於原著，還是天馬行空加入增潤部分，對評論人而言全屬後設的觀察，評價一定僅以最終作品的成績來作為審定依歸。《前男友的遺書》的例子，充分說明當改編者的能力甚或在原著人之上，那就請不要吝嗇，大刀闊斧來為觀眾/讀者謀幸福吧！

白令海峽的輓歌

作者：芭絲樹芭·德穆思 譯者：鼎玉鉉 出版：台灣商務印書館



在十九世紀捕鯨人、商人、政府官員、布爾什維克、美國人、俄羅斯人，這些外來者來到白令海峽之前，嚴寒雪白的北極大地，長久以來都是弓頭鯨、海象、馴鹿、狐狸等野生動物的家園，地底還蘊藏了黃金、石油、錫等豐富的礦藏。在這片土地上，自古以來居住着伊努皮亞特人、尤皮克人和楚克奇人，他們發展出與大自然共存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當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信徒踏上這塊土地的時候，他們無所不用其極想要攫取北極的一切，將其轉化成推動經濟成長與國家權力的能量，以及實踐各自時間和價值觀的場域。然而，鯨魚學會躲避、海象開始警戒，極地氣候則阻遏了人類的進逼，大自然也對現代文明的入侵作出了回應。德穆思教授結合歷史、環境、科學，以及自身生活在北極地區的經驗，完整再現了這段文明與自然、人類與非人類之間交會與衝突的歷史。